

【岁月留痕】

爹娘是我的另一所大学

□冯连伟

爹和娘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，他们却是我的另一所大学。他们是我人生的导师，教会了我如何做

人，教会了我在人生道路上如何一步步地前行。

好孩子是教出来的，好孩子是管出来的。

小时候我们姊妹都挨过爹娘的打和骂，长大后我们都深深体会到“打是亲骂是爱”。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后，当爹娘看到我们溺爱孩子、宠孩子的时候，总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自己养的孩子一定要自己管，从小教不好，等长大走到弯路上了，再想管也管不好了，让别人来管那可就不是简简单单地打几下骂几声的事了。”

我至今还记得被娘打的情景。几十年前，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一盘石磨，每隔几天就要推一次磨。往往是早上四五点钟还睡得迷迷糊糊就让娘喊起来了，围着石磨转了一圈又一圈。一般每次都要转上一个多小时，浑身酸软，头晕眼花。推完了磨，爹和哥哥都上生产队干活去了，娘开始烙煎饼，我要帮着娘做“糊豆”。有一天早上，娘让我帮着她烧火做饭，我实在不愿干，就跟娘说：“我要写作业。”娘一听是学习的事，就不要求我干活了。她一边忙着烙煎饼，一边还要不时从鏊子跟前站起来去拉风箱。当忙得不可开交的娘去堂屋找大米面子做“糊豆”的时候，竟然发现我既没有看书，也没有写作业，而是坐在板凳上玩。娘怒火心中生，扔下手中的水瓢，摸起一根苘杆子就抽在了我身上，边打边说：“我让你撒谎！从今后后敢撒一句谎，非把你屁股打烂不可。”

娘的这一苘杆子打在我身上，更打在了我的心上，让我一辈子记住了娘的话：好孩子不撒谎。长大后，我更深深体会到娘当年那一苉杆子打得多么及时，是在我刚刚踏上人生之路时，把我引到了正确的道路上。

做人要厚道善良，宁可人负我，决不我负人。

在村里，爹和娘都是以为人处世厚道善良为乡亲们称道的。爹多次对我说：“虎子啊，做人要厚道，千万不能狗眼看人低，做那些人憎狗嫌的事。”

爹在供销社工作期间，每年春节值班都有他，爹从无一言抱怨，他总是说：“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想回家，我留下了别人就可以回去了，哪里过年不是过呀。”后来三年困难时期精简国家工作人员，爹又回村成了一名农民，他还是毫无怨言。当我们说起这段历史为他愤愤不平时，爹却笑着说：“这都是国家的大政策，我又是个睁眼瞎，不下放我回来让谁下来？”

记得幼时家里最穷的时候，爹

也从来不去占别人一点点便宜。我大姐出嫁的时候，娘和爹商量通不通知爹在供销社工作期间的同事时，爹的态度是这样的：“我在供销社的时候，遇到他们家有喜事时是封了礼的，但现在我已经不在那里上班了，再去给人家送信，明显是向人家要礼，咱就不说了。”

始终要有一颗宽容的心，不去苛求别人，待人要宽容真诚。

我给自己定的座右铭就是：“以诚相待，与人为善。”对别人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真诚，从很小的时候爹娘就是这样教我们的。

爹在供销社工作的时候，要往大队里上交一部分工资，然后大队里把工资换成工分，记到我家名下。有一年夏天生产队分麦子的时候，因为爹的工资还没交到大队里，那年夏天我家就没有足额分到麦子；后来，我爹交上工资，生产队里没有给我家补麦子，而是到了秋季的时候，给我家补了胡萝卜和玉米。那一年到过年的时候，我家里只剩下不足三斤麦子，掺上地瓜面后，全家人才吃上了过年饺子。就是这样明显不公的事，爹和娘也只是从自己身上找不足，从未抱怨指责别人。

谁都会经历困难，谁都会遇到难处，不要抱怨，不能服输。

娘活着的时候，听到我们说遇到的困难时，总是会放下手中的活，认真真地给我们上一课。记得娘说得最多的话是：“路有宽的时候，也有窄的时候，有平平坦坦的时候，也有坑坑洼洼的时候，有阳光照射的时候，也有刮风下雨的时候，人这一辈子什么路都要走，什么样的天气都能碰到，摔个跟斗甚至掉到坑里碰个头破血流都正常，哪有人天天过着欢声笑语一点困难没有的日子？那样的日子我没过过，你们也不会天天过那样无忧无虑的日子，关键是做人要有志气，有困难就要想办法克服了它，别叫困难吓趴下了。”

回想爹和娘的一生，遇到的困难不计其数，可他们硬是凭着一股做人永不服输的勇气，从未向困难低头。最贫穷的时候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他们没向困难低过头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三年之内盖两座宅子的时候，娘向所有的亲戚朋友把能借的钱都借了，还是为屋上梁发愁的时候，她大哭一场，擦干眼泪又去奔波想办法。

看人长处，帮人难处，记人好处；人这一生随时都会遇到困难，与其抱怨，不如奋斗，不经历风雨，怎能见彩虹？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，把困难当作动力，成功就在不远处……爹和娘这一生教了我们太多太多，他们就是我人生的另一所大学。心是一块田，爹娘用自己的言行为我播种下善良、厚道、宽容、真诚、勇敢……我会做爹娘的好孩子，修得一颗为社会做贡献的心，让爹和娘在天堂里放心。

□王力丽

位于眉山市的青神县和苏东坡有关，与三位和苏东坡有关的了不起的女子有关。苏东坡的母亲程氏是青神的，苏东坡的妻子王弗及续弦王闰之都是青神人，可以说青神县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。

岷江从青神全境而过。苏东坡的生命里始终有一条川流不息的江河，“大江东去浪淘尽”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“大江从西来，上有千仞山”“惟有一江明月，碧琉璃。”江河是他人生的源头，也是他人生的继续。

说到苏东坡初恋的地方，是一个建于东晋时期的寺庙——中岩寺，伫立在岷江岸边，面朝开阔又平静的江面。寺庙前的大路边有两棵百年黄葛树，老态龙钟，像拄杖的老人虔诚地守护着寺庙。缓缓流动的江水如一袭徐徐展开的青衣，一位青衣束发的须眉男子似乎正从江中飘来。

作为佛教圣地的中岩寺曾经是一位大神的道场，古与峨眉齐名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寺，统称中岩寺。寺内宝相庄严，进入名山小径，绿植葱茏茂盛，青石板路蜿蜒蜿蜒。这条路苏东坡和王弗走过，李白、陆游、范成大、黄庭坚也走过。

过石桥，瘦竹疏影，水草萋萋，似乎传来幽篁里的长啸。我迫随着文人墨客的足迹，行走在千年风景里。恍若回到过往时光，聆听他们的对话，共赏山间林木中的一轮明月。隔着千年万年的光阴，我望着遥远的先人们飘袂的背影，望其兴叹，可那些锦绣文章，却在唐诗宋词里珠围翠绕。

再往前走就是“龙湫唤鱼”的故事的发生地——唤鱼池。

当年，苏东坡游学中岩，在幽静清雅的中岩学堂师从名儒王方学习经史典籍。课余时间，他常散步到石崖下的池塘，对着池塘中的天光云影凝神。几尾游鱼穿梭在粼粼微波中，淘气的苏东坡爱对着游鱼轻唤。没想到，游鱼像是听懂了他的召唤，或是与其前世有缘，每逢东坡来此呼唤，鱼儿争先恐后跳起来，像是盛大的欢迎仪式。

一日，王方带一众弟子来到池塘，看山光水色，观游鱼嬉戏，遂建议为潭命名，并嘱第二天交来答案。回家也说与女儿王弗。第二天众弟子交来五花八门的名字，王方看后摇头不语，读到苏东坡交来的“唤鱼池”三字，频频点头称好：意蕴风雅、情趣悠然，好名字。恰巧爱女王弗也派使女送来荐名投笺，

□刘昌宇

十多年前，我家曾有一块芋园。那是清明过后的一天，父亲扛把锄头，唤上我，一同前往屋后荒山辟出两分地。父亲整整忙了一天，连中饭也是我送到田里解决的。在日暮时分，他总算把芋栽种好了。此后，每隔一段时间，父亲都会去芋园劳作，锄草、施肥、捉虫、打药，忙得不亦乐乎。霜降前后，青碧的芋叶挤挤挨挨，不大的田间，就像撑起了一面面绿色的大伞，让人垂爱。

择一个晴日，父亲又唤上得闲的我，一起去挖芋头。挖芋头看似简单，实则是个不折不扣的技术活。光靠蛮力是不行的，还需要掌握一些技巧。一锄挥下去，依靠惯性顺势往后一拉，那些深藏地下的大小芋头，便悉数被“请”了出来。借着田园里的这些劳动，父亲常常教导我，干什么事都要懂得顺势而为，就连挖芋头这样的小事，也概莫能外。

挖完了芋头，背着满筐的绿色食材回家，母亲早已笑盈盈地候在门边。一阵精挑细选之后，母亲便开始

赫然也是“唤鱼池”。电闪雷鸣、心有灵犀，惊艳了岁月。王方大喜，连称“妙！妙！妙！”暗自笑道：“此乃天缘之合，韵成双璧。”即命苏东坡手书“唤鱼池”三大字，刻于崖壁之上。王方即将芳龄十六的爱女王弗许配时年十九的青葱男儿苏轼为妻。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对的人，是天意相牵，也是情意相连。他们就这样一见钟情，一眼万年。

山河远阔，清风流泉，无一处是你，无一处不是你。苏东坡与王弗在眉山度过了人生最幸福安逸的三年。又是十年匆匆，在密州任职的苏东坡梦见了碧玉年华的温柔娇妻，梦见了眉山的小轩窗，梦见了“手植青松三万栽”的短松冈。

如今“唤鱼池”三个字依然在崖壁上熠熠生辉，池旁立着苏东坡与王弗的雕像，标记着“苏东坡初恋的地方”。有翠竹为伴，与清风为邻，清瘦俊逸的苏东坡与清丽雅致的王弗站立成天长地久。

王弗走后，东坡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，她也是青神人。她陪伴了苏东坡最重要的人生时光，“乌台诗案”“黄州贬谪”，携手走过25年患难与共、担惊受怕的风雨人生。出身农家的王闰之，不像王弗知书达理，可以做苏东坡的人生导师，如同知心姐姐；也不像王朝云的玲珑聪颖，可慰藉苏东坡的郁闷愁心，犹如伶俐妹妹。学识比不上王弗，美貌又不如朝云，王闰之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。其实，在苏东坡心里，王闰之是不可或缺的存在，她是他内心深处的依恋，是像母亲一般的信赖和倚重。苏东坡很多事要和她商量，征得意见，“且须还家与妇计”。苏东坡把她写在了一日三餐；写在了赤壁的月夜送酒；写在了买鱼放生的生日；写在了杭州分别后的“对酒卷帘邀明月”；写在一次又一次夸赞妻子的诗句上，“腊日不归对妻孥，名寻道人实自娱”，更是写在了字字关情的祭文《祭亡妻同安郡君》中……

在中岩寺的对面，隔着静静流淌的岷江，就是苏东坡母亲程氏程夫人的娘家。良好的家风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，苏东坡之所以有无与伦比的人格和成就，离不开一位伟大的母亲——青神人程夫人。苏氏家族一门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，家风家教的作用功不可没。

挥别了中岩寺，挥别了岷江。江水将光阴拉得好长好长，看不清此岸彼岸，分不出刹那和永恒，只有被浪花淘尽的英雄，永生在岁月深处。

为我们做芋头宴。她先将毛茸茸的芋皮刮净，放进清水里涤尽泥沙，再反复清洗几遍，白乎乎、圆滚滚的芋头便被丢进了砂锅，与新鲜的排骨一起熬芋汤。一番火焰蒸腾之后，厨房里香气扑鼻。母亲趁热为我们盛上满满一碗。芋头酥软绵甜，排骨油而不腻，散溢着浓浓的肉香，那汤也极爽口，汁水滴过味蕾，滑进肚肠，余香袅袅，在肺腑间久久萦绕！

母亲做芋头颇有心得，除了炖芋头排骨汤外，她还时常变着花样地做油炸芋头片、剁椒蒸芋头、水煮瘦肉芋头圆子。年少时，也常吃母亲做的炭火煨芋头，一个个熟透的芋头被烤得外表金黄，剥开外壳，瞬间香气四溢，轻咬一口牛乳般的芋肉，酥滑可口，带着股淡淡的甘香。那种惬意滋味，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毛茸茸，胖乎乎的芋头又上市了，我虽做不出母亲当年的味道，但那升腾的烟火气，却分明暖了我的肠胃，纾解了我的乡愁。小小的芋头已然成了故乡的代名词，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，如一道道清晰的年轮，一年一年鲜活着我的记忆。